

福建師範學院
圖書館藏書印

486969

高羅佩編著

明末
義僧

東

皐

禪

師

集

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明義

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編著

禪
師
集
刊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86582渝熟)

明末義僧 東臯禪師集刊一冊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貳元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高 羅 佩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廠

發 行 所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許序

世當艱屯之會。士君子之不得行其道者。往往避世。或避地焉。以遂其志。昔夷齊恥食周粟。餓於首陽。介之推不言晉祿。死於綿山。亦其顯著者也。夫朱明之有天下。武功震於遐荒。文德本於儒術。宜可以長治久安。永延勿替矣。乃降至末葉。而寇盜蠭起。海內糜然。東林復社之黨。相繼以生。後之論者。多謂爲志士之結合。蓋冀有以張朝政而挽頹運也。余嘗謂明之亡。不亡於黨。不亡於寇。而亡於權閹。蓋魏忠賢繼劉瑾王振之後。而應獨尸其咎矣。其時士君子慨志之不得遂。道之不得行。而避地者。如顧炎武之隱於華陰。黃宗羲之還於餘姚是也。東皐禪師精佛學。善詩文。工琴操。喜繪事。有志之士者也。傷明屋之既烏。痛義師之瓦解。乃浮海遊於日本。而爲禪。繼朱舜水後。受禮於德川光圀。顯揚弘法。研求文事。並出其緒餘。與騷人逸士授琴。而共鳴焉。其詩文之註疏與讚美者。俱詳於王子凡生之序。余不復贅。所獨異者。以三百年前之志士。不傳於本國。而傳於異邦。不傳於本國人士之撰舉。而傳於遠在荷蘭之學者。探幽發隱。以彰明之。東皐有

知得無笑爲異數者乎。荷蘭學者姓高名羅佩字芝臺。余於二十五年春奉使日本。遇於江戶。嘗在雪樓與
凡生共座講道論詩。翌年羅佩遊吾國。益精漢學。並獲古琴以旋。今者同爲抗戰。從其使者以來。渝州讀其
編輯。誦其敘言。益見其德業之日以進脩也。因識而歸之。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十二月除夕至德許世英記於古渝話雨山館

王序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朱子有「四時讀書樂。」故能成其朱子之學。凡百學藝。必有樂此不疲之心。始能詣精深獨到之境。浩然之氣。集義所生。非可襲取。一家之言。深思所蓄。非可倖至也。荷蘭高羅佩博士爲余任東館參事時舊契。時博士亦供職於東京荷蘭使館。年甫二十五。已精通數國語文。尤酷嗜中國學藝。自號「笑忘。」謂取「一笑百慮忘」之義。可見其恬淡恢曠。不爲俗累。用能從其所好。精於所業。其博士論文爲「馬頭明王古今諸說源流考。」馬頭明王由巴比倫故墟出土。爲佛教以前遺物。殆拜馬教所供養。斯界耆宿尙未之或詳。而博士歧嶷早秀。已爲改證瞻確。斯可驚矣。時正研析米南宮硯譜。且試習七絃琴。休沐過從。偶爲余操高山流水之曲。似尙未盡嫻。而君則津津然凝目揮手。鏗爾終奏。笑謂余曰。「貴國琴理淵靜。欲撫此操。必心有高山流水。方悟得妙趣。」余觀其神往。亦爲心醉。然博士竟以此精於琴。頃者中秋佳夕。月明人靜。承偕其未婚妻水世芳女士與美國東方學者艾維廉博士

關臨茅舍。嘉陵江畔。瓜果清供。君鼓宋琴。艾吹鉄笛。引吭而歌。廣相酬唱。管絃既協。逸興遄飛。七載以來。無此清福。因憶當年高山流水之音。益信業精於勤。今則不僅以拂絃見長。且已成英文「琴道」巨帙。所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非歟。

比出新撰「東寧心越禪師傳」稿。并附其年譜雜錄。及詩選。屬爲校訂題序。案牘勞形。輟作不時。忽屆「滿城風雨近重陽。」博士亦如催租人逼文債矣。爰爲校訂如干條。并點竄如干字。略敘所見曰。

心越禪師之名。在日本幾於家喻戶曉。卽一醬油之微。庖人市販亦有知頌禪師功德者。其俗姓逸名。則彼緇徒學者之間。類皆心儀耳熟。法悅廣被。頌聲洋溢。唐鑑眞上人東渡以後。（事見一鑑眞上人東征傳）爲吾鄉唐僧顯理所著。日本尙存之。）莫如師者。顧中土罕知其人。卽在三島。俗流咸其開物。學士飫其多藝。僧衆崇其宏法。而獨於其抗清護國之懷。忠君孝親之跡。反以其披衲出家。能書善琴。賦詩作偈之故。世鮮屬意。及之。孤忠亮節。淹諱不彰者。殆三百年。余曩疑心越東寧名號不似禪門素習。而其東渡。又適當鄭經抗清將敗之時之地。若別有潛德隱衷。尙待闡揚者然。然世變日亟。略無鈎稽餘閑。亦乏攷證依據。茲讀博士所撰輯。雖非禪師全集。然足證余意度之不虛。爲之拍案心喜。第以異邦學者。彰吾明末義士。

陳門借抄窮搜博訪。幾遍島國寺院及公私度架。其宅心之篤。用力之勤。豈惟足多。亦增顏汗。雖儘此吉光片羽。已可想見禪師風儀。他日全集告成。則前賢之本來面目。更可躍然紙上矣。

浙有勾踐遺風。固多苦節孤忠之士。每遇外族侵凌。國家危亡之際。代有異人。縱當時屈而不伸。或事敗隱迹。與草木同腐者。終如劍埋豐嶽。紫氣徹天。是在張華雷煥者。流爲之尋掘而已。就中有關倭事者。如蔣洲、陳可願。以窮秀才而關懷國難。遠究倭情。不見知。不倖進。既受命。不顧身。計降渠魁。分化賊將。然反以專命受誣。幾沉冤獄。得諫臣力爭。僅免於禍。之二子者。得失泰然。行無所事。是孟子所謂「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余嘗爲之表揚矣。

建虜入關以後。東南義士奮起抗清者。至明已亡。猶未息。或且東渡乞師謀恢復。或投荒入海。義不帝秦。東渡義士中。餘姚之朱舜水、張非文。世多知之矣。今更得浦陽（今浦江縣）義士蔣興儔其人。猶恐有遺珠焉。蔡興儔者。心越禪師之俗姓本名也。其全部事跡尙有待於其全集及中日野史遺獻之傍證。茲因高著爲之啓鑰窺牆。以待後之探珠掘劍者。不亦可乎。

禪師東渡述志長詩。可爲其自傳之鱗爪。略補明季遺聞之闕。自康熙十二年以後。三藩反清。鄭經由

臺灣起兵內渡入閩。義民蜂起響應。劉國軒亦舉兵反。是爲明人抗清之殿軍。此詩作於康熙十五年七月。距鄭經大敗僅半年耳。詩中有云。

「疇昔渡海時。沿海擊鰲鱸。蒼生何顛沛。赤子盡飄蓬。塗毒劫民物。堪悲使祝融。樓臺皆灰燼。城市成故宮。……」則清兵在閩浙沿海劫掠焚殺之慘。如在目前。「船中戎器少。餉供提來多。人人稱將佐。威風怎奈何。……」義軍長處。在代表抗清之淳樸民意。絃高卜式者流。捐餉獻禱。固極踴躍。然苦無處得軍械。故云「船中戎器少。餉供提來多。」投軍者雖義憤所激。嘯聚容易。究非久練節制之師。殊難層層約束。故有「人人稱將佐。威風怎奈何」之歎。亦見禪師見識高人一籌。

「彼人被榮耀。職授大總戎。不負男兒志。爲國當盡忠。天意猶未威。撓攘枉勞功。」此爲明末義士之一疑案。禪師曾寄示此詩於其琴弟子人見鶴山。鶴山「上東臯禪師書」云。「瓊章之內。有『彼人被榮耀。職授大總戎』之句。彼人則何人乎。此事首末如何。伏乞密被書示矣。」高博士注云。「覆書不存。『彼人』仍待考。」余以爲此事。禪師未必明告日人。查禪師東渡。在朱舜水之後。張非文之前。舜水已爲德川師。乞師尙無望。則東臯更無能爲力。且東臯甫抵長崎。卽遭宗派之厄。初幾被逐回國。後

亦不免於幽禁。雖其在日私誼以人見爲第一。然對義軍內幕。師必守口如瓶。蓋說之既已無益。傳洩徒以資仇者。東臯不爲也。查人見此書爲癸亥九月十九日發。可見禪師此詩在德川光圀招聘未得幕府准許以前。似未曾以示人。又觀其後。人見辛未中元前一日書云。「鴻雁未來。日仰長空。」則師久未致書於彼矣。又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人見書有「域異俗殊。而口舌不通。情思阻隔。想夫無對語盡情之友耳。僕平日與人會晤。而談不及俚俗利名之事。唯及山水之幽勝。古賢之風操。則不覺日斜更深也。」似其前書詢此事。爲師所諷責。此書頗有陳謝疏辯之迹。又觀禪師與光圀同游清音禪寺。和光圀詩云「孟浪奚知到日東。扶桑龍象盡豪雄。他鄉莫問中華事。久阻音書信不通。」足見東臯東渡後之失望。與緘口不談義軍事。卽禪師開山壽昌後。爲其最得意之時。然其清規「不願共住三十六條」之中。尙有「素善訕謗。好事靜訟。與陰爲間。讎叵測者」一條。則此等事。禪師必不以告任何人。然亦因此淹沒當時可歌可泣之事不少。今幸有此一長詩。略窺鱗爪。第未知閩浙經清幾番大文字獄之後。民間尙有若干遺聞真跡。藏待發掘者否。

文士習稱明清武職之總兵爲總戎。此詩大總戎云者。究指鄭經。抑指他將。手邊無閩浙遺獻可攷。但

必爲當年曾與禪師同袍澤之抗清將領。禪師見其官高於識。難與成事。故臨去勉以「爲國當盡忠。」而歎其「撓攘枉勞功」乎。詩中所謂「彼人」也者。似並不知東皐之才識器度。不能言聽計從。故東皐有「大事冰消矣。顧命自潛蹤。數年徒碌碌。空與別人勞……」之歎。然「數年徒碌碌。」則非偶爾之參預。「空與別人勞。」則師非置身事外者。是可斷其參加抗清之役頗久也。

「幸爾脫陷穽。驚喜出塵囂。箇中惟危處。聞說也魂銷。」此處用「陷穽」及「人心惟危」之典。則東皐當日之艱險。不僅清兵似義軍內尚有謀不利於東皐者。「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此東皐之所以忽然而去耶。續云「去閩復回浙。焉得有情飈。艱險非可測。就理倩誰調。旌旂蔽天日。劍戟列迢遙。」「去閩」一事。更證禪師之參加抗清。因當時義軍多在閩。若爲參禪。則不須去閩。「復回浙」正所謂「數年徒碌碌。空與別人勞。」而茹志遠引之時。時距鄭經之敗僅半年。則「彼人」云者。或卽鄭經亦未可知。蓋自檜以下。非東皐所欲譏。亦非其所宜依也。

「丈夫家四海。扶桑豈好逑。片帆任飄泊。淹纏也石尤。任浮滄海去。心事付東流。」尤見東皐之去國東渡實不得已。非所願也。其下有「浮世因飄泊。空花任隱淪。」益見其孤懷隱痛之深。情文并至。

東臯東渡後之十年。其胞兄蔣尙卿。復偕張非文及穆迓居士等至長崎。尋訪東臯。此爲明人最後乞師謀恢復者。然大勢已去。舜水東臯且無能爲力。則非文尙卿。穆迓諸義士亦所謂盡心明志。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歟。然足徵明人迄不屈於清。且足證東臯一門忠孝。與彼確曾參加抗清義軍之脈絡。此事在東臯東渡後。心之所痛。不復出口。故年譜不載。余以爲其與閩浙義士參預計謀。當在康熙七年招諭鄭經被拒之後。其從軍亦在康熙十二年鄭經謀攻泉州作根據之時。此或東臯詩所謂「數年徒碌碌。一去閩復回浙」之迹象耶。文獻不足徵也。姑待異日。但此五言長歌爲東臯慷慨抑鬱之蘊藏。亦明末義士抗清之逸史。中士從未之見。卽日人所出「東臯全集」亦不載。高博士以好琴而識東臯之名。以愛東臯而窮搜其遺墨。精誠所感。率得借抄「水戶彰考館」抄本。以公諸世。使論東臯生平者。略得點睛。此爲博士對於東臯之莫大功績。惜原稿以此雜列於附錄中。余特商於博士。就其詩選所分「法」「人」「境」「時」四部之首。特加「總」部。而以此詩當之。余豈好辯。實博士之虛心耳。如此分類。雖亦一法。然其中尙不無可移置者。以忙冗無暇。一一精校。姑俟太平有日。全集問世時。爲之可也。

東臯詩中尙多可窺其心境者如除夜云。

「此地唐津不是唐。唐津昔日把名揚。唐山唐水非唐境。唐樹唐雲非唐郡。唐日唐月同唐突。唐時唐節光陰速。唐津除夜今宵延。明日唐津又一年。」

通首慷慨悲憤。其思明斥清之真情。刺透紙背。高博士重視此詩。與余同感。但詩爲兩句一轉韻之佳構。其六七兩句。因日人讀詩顛倒字句。且原稿或爲行草。致被日人將「速」誤爲「過」。且誤置於「光陰」之上。「延」誤爲「是」。皆失韻。亦失「延」字守歲之意。今就韻形義三者爲之訂正。此詩博士偶以與他詩多首。雜入傳中。而未列入詩選。余以既別有詩選。皆宜移置。但於傳中必要處註見詩選。以求篇幅整潔勻配。皆承領納。

東臯愛國深情。散見於詩文者。多難枚舉。其「讀蘇武傳」詩云「孤臣心固如金石。不枉漢庭有大賢。」蓋坦然自況矣。其對家庭亦極孝友。故將其「萱堂設悅之辰。」「先嚴七週之期。」與「思親自責」各詩。移於「人」部之首。而「至崎得晤家兄」詩因與「謝非文（張非文）居士」詩及「和穆逆居士鷓鴣天詞」有關。略依年次排於後。餘詩繁不備指。

禪師手訂「不願共住三十六條。」開首卽爲「不敬三寶。不孝父母。所爲犯官府禁制者。」與其他

遺稿參看。皆足證東臯儒佛并修。入世出世。惟心所現。無不圓通自在。眞所謂「欲着袈裟爲多事。一着袈裟事更多。」非普通所謂出家人自了漢也。其中尤以「法華三昧塔銘」「不二法門念佛宣指篇」。「復水戶侯（光圀）大檀護法啓」「日本來由兩宗明辯」及「壽昌清規」等。皆爲東臯禪師諸法具足。衆善奉行之極致。

博士之留心東臯自琴始。余之懷疑心越自名始。校讀既竟。余諦觀東臯凡正式疏啓多署興儔。僅私東酬唱用心越等號。則「兩宗明辯」中所謂「唐山賤名聞之京省久矣」者。當爲「興儔」其名。但傳云。「初名兆隱。」則「興儔」「心越」「東臯」三者。皆爲具大知識後所自取。古人自名。莫不有其義。余以爲「興儔」者「敗類」之對稱。以彼博學。當取毛詩「以莫不興」及韓文「孰與爲儔」之義。明末雖多忠臣義士。然自洪承疇以下。爲虎作倀。認賊作父者。皆敗類也。故興儔之名。當取於禪師立志抗清之日。高傳亦涉及明太祖徵時。嘗爲皇覺寺沙彌一事。或亦東臯抗清之遠緣耶。未可知也。「心越」當爲義軍敗後所取。不僅禪師越人。以示身離故鄉。心仍在越之義。且越者。勾踐嘗胆治吳之地也。師之心當在於此。志恢復也。迨抵長崎。卽厄於宗派之難。幾被逐。旋被幽。知事不可爲矣。余以爲東臯之號。當取於東渡。

以後。阮藉奏記云「方將耕東臯之陽。輸東稷之稅。以避當塗之路。」至此事既不可爲。故禪師有避秦遷世之念。此消極之義也。且禪師衣鉢實受於浙之臯亭寺。闔堂方丈。今東鄉延師宏法。則臯亭之道東矣。此積極之義也。大知識兼具並攝。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不可方物。況囿於一孔乎。余始疑心越東臯。號俱不似禪門素習。今得略窺一孔。雖未具足。宜若可釋然矣。

余雖能讀琴譜。但無暇習指法。曩遭張宗昌之難。與魯紳夏渠園間道走青島渡日。因得習彼邦古語之間。曾遍觀各收藏家珍品。渠園雅善操琴。秋在京都。有浦上玉堂後人邀往聽琴。謂係家傳心越琴法。世守不替。觀其按譜無誤。但琴則啞不成聲。謠謠始知其大小絃均以無法購得。時以意度仿製者。且僅統成繩形。未加外纏。故難成聲合度。然如此者且墨守二百餘年。其守法固可嘉。倘日人於孔孟中庸之道能如此恪守。則七年之戰。將無由起。所謂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耶。噫。

原稿以「東臯心越禪師傳」及「詩選」爲主。餘統爲附錄。其中東臯遺著。博士新著。與日人諸作并列。因就商於博士。以年譜附於傳。將傳中各詩移於「東臯詩選」。其附錄中。除「東渡述志」長篇移并詩選外。別立「東臯文選」。而以日人有關東臯之詩文。彙爲「東臯善緣輯要」。俾與博士所編「東

「舉琴學東傳系略」等各爲一卷。並商同輯補如干篇。總名「明末義僧東臯集刊」。意在主賓有序。名實相符。但忙隙粗校。恐多未當。承博士不以爲僭越割裂。反笑謂「我乃張華望氣。君如雷煥掘得龍泉太阿矣。」其冲虛謙遜之懷。愧余時力均未足以副之。博士與余夙爲道義友。今深患難交。他日止戈囊筆。發蘊拾遺。再求於閩浙遺獻。父老口碑之間。或更有所補益。屆時余亦獲爲太平之民。當重爲之精校。稍補今日之疏漏。博雅君子。幸蒙察宥。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歐戰休戰第二十一屆紀念日淞江玉凡生校後識

而琴學東傳。亦自禪師始。德川末年。日本大臣鴻儒高僧名醫。競慕中土文化。往往就禪師請業問道。禪師有教無類。隨緣開示。聲教東被。佛日常輝。禪師之功也。

余癖嗜音樂。雅好鼓琴。治日本琴史。始聞禪師名。而徵諸中國文獻。其名不彰。心竊憾之。用是發願。擬輯遺著。彙爲一集。傳刻於世。七年以來。輒於公暇。旅游日本各地。徧訪禪師遺蹟。所至古寺名利。遇有禪師手迹。或紀載之有關禪師行誼者。雖片楮隻字。必予傳寫。斷碑殘石。亦加摹搨。其藏於博物院者。旣一一著錄。更就市肆購求。綜余所得有關禪師遺著遺物。都三百餘件。前歲西曆一九四一年晚秋。發篋羅列。如親警效。如尋古歡。旁參以日本古今學者之東臯研究資料。輯爲東臯心越禪師全集內分詩書畫印四種。並爲傳以冠之。付梓有日。會太平洋戰起。痛深國難。此事遂廢。然肅條異代。如聞雅音。羈旅同仇。彌懷高躅。禪師之不可無傳於中土。審矣。雖全集問世。有待於異時。而本傳殺青。宜及於此日。不辭固陋。輒以余所撰東臯心越禪師傳。及附錄若干篇。並付剞劂。以諸斯土學者。倘因此而引起東臯研究興味。固爲余之厚幸。抑區區之意。不獨傳其人。亦將傳其學。則此傳之作。或爲絲桐冥契之一證云爾。

西曆一九四三年歲在癸未五月十二日荷蘭高羅佩識於重慶荷蘭大使館之吟月齋